

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运河故事

“白家酱醋坊”的故事

本报记者 马艳

壹

醋香十里，酱油、醋供应30多个小卖部

以前，沧州人说孩子长大了，就会说“孩子都会打酱油了”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我们再也看不到孩子们打酱油的场景了。

为啥老辈人都说“打酱油”“打醋”？因为30多年前，人们都是拿着空瓶子到小卖部、粮油店，去打散装的醋和酱油。一口大缸，里面装满酱油、醋，老板用一个提留，从缸里舀出酱油、醋，装在空瓶子里。一瓶醋也就几分钱。孩子们都喜欢去打酱油，用剩下的钱买块糖、买根冰棍，这是最快乐的事了。

说醋是美味，也许很多人会不以为然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，醋香真的是小时候的一种不一样的美味。小时候，我的姥爷是开小卖部的。我和表姐表妹们总会趁姥爷不注意，偷偷溜到醋缸前，提留半舀子醋，你一小口我一小口，顿时带着醋香的酸爽刺激着口腔，那感觉竟比吃块糖更

带劲儿。

今年49岁的白世国说，小时候他的小伙伴也都喜欢吃醋，“那时候，每天放学，小伙伴们喊我一起下注打草，我都先舀一舀子醋，大家都抢着喝”。一舀子醋被小伙伴围在中间，一人一口，许是被醋酸刺激的，喝完都享受地发出“哈”的一声，还忍不住伸出舌头舔舔嘴唇，都想着让这美味在唇齿间多留一会儿。“淋醋时候，开始阶段淋出的醋是温热的，味道醇香，伙伴们去我家玩，我用醋招待他们。”

白家酱醋坊是白世国的父亲经营的。白世国说：“我父亲叫白树明，年轻的时候跟他大舅、表哥学了做酱、做醋的手艺。生产队时期，我父亲是队长，也是酱醋坊的师傅。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我家继续开办酱醋坊。”

白家酱醋坊就开在白家自己的院子里。院子里种着5棵枣树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缸，足有30多口。这些水缸各有各的用途，有的是盛醋的，有的是淋醋、淋酱油的……

“小伙伴们第一次来我家，看到这个场景都惊呆了。有一口淋酱油的大缸最大，是一口荷花缸，他们当时还没有水缸高，都好奇地踮着脚尖往缸里面看。”提起当年的事情，白世国脸上溢出得意的笑容。

白家的酱油、醋只批发不零售。当时，白世国的父亲驾着驴车给周围30多个小卖部、粮油店送货。毛驴熟悉了这段路，主人坐上毛驴车，它撒开四蹄一路小跑。只在岔路口稍微停一下，毛驴听了口令，就径直走下去。回来的时候，它自己认路回来。酱醋坊停办后，白家把这头毛驴又养了几年，不使唤它干活，只是养着它。

贰

院里废弃的大缸，诉说曾经的热闹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农村经济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，人们用辛勤的汗水创造幸福的生活。那时候，白世国的父母40来岁，正值壮年，他们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每天辛勤地劳作，带着儿女们奔向新生活。

每天，院子里都是热火朝天忙碌的场景。三间北房，东屋存放高粱壳，这是做醋醋的原料之一。中间屋子摆着存放醋、酱油的几口缸。

制作酱油，要先用豆饼做豆酱，然后淋酱油。相比之下，酿醋要麻烦许多——酿醋，需要醋曲，相当于发面蒸馒头的酵母。先蒸小米饭、高粱米饭，晾到常温，加入老醋曲、麸子，和成面团；把面团放在模子里压实做成曲砖，中间用麦秸隔开，一层层码起来，放在炕上；不几天，老醋曲就生长了，长满整个曲砖。

酿醋的时候，把熬好的小米粥、高粱米粥，加入醋曲，倒进水缸里发酵后，这几天要用木头勺子不停地搅拌，让醋曲充分发酵。再拌入筛捡干净的高粱壳，倒进缸里继续发酵，做成醋醅。取几盆醋醅倒进淋缸，就可淋醋了。

淋醋、淋酱油的缸，放在一尺多高的砖台上，底部放一个木头算子，上面铺一块席头，再放适量的豆酱或者醋醅。然后，就加水沏，边加水，边淋醋（或酱油）。临近水缸底部的外壁上有淋嘴儿，用高粱瓢子堵着。淋酱油或者淋醋的时候，虚掩着阀门，酱油或者醋就不疾不缓地淋下来。下面用另一个干净的缸接着，接满一缸醋（或酱油）需要半天的时间。

淋出的酱油和醋还不能直接出售，还要加一种“焦糖色”的浓稠液体。酱醋坊的师傅

都会用小米或山芋干制作焦糖色。因为酱油、醋本身颜色没有那么重，需要调色。

白世国兄弟姐妹共5人，白家酱醋坊没有雇佣过工人，平常都是家里的几个孩子帮着大人干活，“我家门口不远处有个苇子坑，坑边有口水井，母亲和姐姐每天都要去挑水，回来淋酱油、淋醋。”

白世国的父亲因为送酱醋，和周边村庄开小卖部的人、做生意的人成了朋友。

东河头的代销店规模很大，酱醋销量也很大。代销店后院有两棵繁茂的桑树。白世国说：“临近麦收时节，桑葚成熟，父亲带我去送酱醋，他在屋里提酱醋、结账、闲聊，我就去后院吃桑葚。我坐在树杈上，满树的桑葚随意挑拣着吃。后来我吃过各种各样的水果，吃过更甜的桑葚，可是总忘不了那时桑葚的味道。”

叁

庭院花开，日子过得也像花一样

改革开放之初，乡亲们把精力放在种庄稼上。做生意的人比较少，有些乡亲买两个塑料桶或木桶，农忙之余来白家批发酱醋，骑着车子串乡去卖。他们有的吆喝，有的敲铜锣。生意挺好，一天能赚5元钱，这在当时就是不少的钱了。乡亲们很高兴，也很知足。

白世国感触最深的一点是，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党的政策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大家不仅种庄稼，还开始做生意挣钱改善生活。“我家的酱醋坊就是当时百姓勤劳致富的一个缩影。因为有酱醋坊的收入，我家花400元买了一头牛，盖起了一处房子，请了木匠打新家具，买了电视机。晚上，不少乡亲来我家看电视。”

白世国讲起上小学的一件事。一天，学

校让填写调查表，父母职业一栏，同学们大多填“农民”，还有少数填“工人”，只有他填的是“商人”。回家跟爸妈一说，还被训了一顿。

白世国也曾说起，他的父亲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，并没有扩大经营的打算。

也许有人会觉得是没有商业头脑，但我想，这大概是当时的农民最质朴的一面：他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家里的生活，并不奢望能够大富大贵。

白世国的父亲在老房子东侧盖起新院落，全家人欢天喜地迁进新居。老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酱醋坊。晴好的天气，在院子里晾晒醋醅，远远就能嗅到空气中丝丝缕缕的醋香。

他家还在院子里种上石榴树和梧桐树。

白世国听父亲跟母亲念叨：“种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咱家俩小子，眼瞅着越来越大，以后更得好好过日子了。”

生活蒸蒸日上，白世国父母开始装扮庭院。他们在东西两个院落里种了石榴树、柿子树、核桃树……夏秋时节，窗台前、院墙边，挤满了丁香花。晚饭后，母亲在庭院里放下饭桌，一家人嗅着花香，围桌而餐。石榴、丁香年年繁盛，白家姐弟五人在花儿的陪伴下成长起来。

如今，白家的两位老人都已经搬到城里居住，白世国感叹：经年累月的操劳，父母华发催生，不再壮硕，如那果子坠满枝头的石榴树，累弯了腰。但他们依然克勤克俭，竭尽所能，指引着儿女们向着幸福的生活奋力前行。

每次吃了超市里买回来的醋，白世国都会忍不住摇摇头说：“再也尝不到原来的味道了……”他也会不由得想起那些大醋缸，满院子的醋香，空气中弥漫蒸熟的小米和窖熟的醋液混合在一起的浓浓的甜酸。院子里，父母在忙碌，孩子们围着大缸嬉戏……

今年49岁的白世国，出生于沧县大褚村回族乡白芦庄村，家里原来是开酱醋坊的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白家酱醋坊开了20多年，制作的酱油、醋，成了周围乡民舌尖上不可替代的美味。



老院子种了很多果树，是孩子们的“百草园”。

寻人启事

一座城市，充满着各种温馨的回憶。我们回不去从前，但时常回忆，心中仍感温暖。或许您也曾经经历过“白家酱醋坊”类似的故事吧？那些最烟火气的故事静静地细数着时光，留下城市的印记。

也许您是某处老街旧巷的老邻居，也许您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也许您经常听父辈们讲起当年的那些故事……您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，我们试图寻找的是属于您个人的，属于一代人的，抑或属于整个城市的，那些难以释怀的记忆。

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，对于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，您一定有话要说，我们将敬候您的回音。

联系电话：15100868801



白家老院



院里青草葱郁，遮掩了大缸